



泥咕咕丛书

SUIPIAN SUIPIAN

碎片儿

陈亚珍 /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碎片

陈亚珍 /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碎片儿/陈亚珍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1999.4

(泥咕咕丛书)

ISBN 7-80623-113-7

I. 碎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8559 号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875

字数 286000 印数 1—4000 册

定价 17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

小传

陈亚珍,曾用笔名小草,只因生为弱者,故以小草平凡而坚韧的性格支撑自己。从娘肚里爬出来就面临着火红的一九五九。随着时代的曲里拐弯,心灵被摧残得无论如何也不成直线。渴望诉说,于是写作是生命冲动。著有《苦情》《路情》《唢呐魂》《地委书记》等电视剧本,均已拍摄播出。中、短篇小说,散文广泛涉猎,散发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,没多大出息。再干二十年许能赢得作家之称?本人供职于山西省晋中文联《乡土文学》杂志社。小说《碎片儿》是一部心灵回旋曲,呈献给读者以供赏读。



目 录

引言	(3)
----------	-----

上 卷

第一部 消失在黄昏	(17)
第二部 哭泣的山梁	(64)
第三部 淌血的心灵	(149)

下 卷

第一部 叩响命运之门	(229)
第二部 灵与肉的厮杀	(274)
第三部 沉重的翅膀	(325)

尾声	(397)
----------	-------

从万物的愁苦中，我听到
了“永恒母亲”的呻吟。

——泰戈尔



引 言

一坐上归途的汽车,我的眼睛立刻蒙上一层厚厚的雾,继而变成水,无止境地淌着,淌着……

妈妈,我走了!

我走了! 妈妈……

我这样在心里反复跟妈妈告别,但我没有回头,我不知道妈妈有没有目送我一会儿。

我提着硕大的提包出现在家门,妈妈并没有久别重逢的惊喜,只说:

你来了?

我惊愕地瞥了妈一眼,我来了?! 妈为什么不说我回来了,却说我来了呢? 难道这不是我的家吗?

我坐在凳上,妈坐在床上,相对无言。我真想发自肺腑喊一声妈,可我久已没有这样喊过,别口。

时钟在毫无内容的墙上有节奏而永无止境地嘀哒,嘀哒,时间



在尴尬中一分一秒地延续；我一次又一次地涌动着要和妈说些什么的欲望，可一次又一次地被惶惑、怯懦、不安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我悲哀地想，也许我和妈再也无话可说了？历史的长河已流过了数十载，岁月的风沙无情地磨出了历史的骨架；可深藏在心灵深处的那份感情创伤却未能愈合一丝一毫？我试图抬起头来仔细地看一看妈，我希望能以目光传递给妈强烈的信息，我这次下了最大的决心回来，是要寻找失却了并且属于我的那份亲情！我催促着自己抬起头来，快点，再快点，看一眼母亲是很难的事吗？眼下我这颗全省耀眼的女企业家明星该是有足够的勇气了吧！然而，我的目光却脆弱无比，我几次，几十次地抬头欲看母亲，却终于是被母亲的威严、矜持、面无表情的神态折断，折碎，折得慌乱而不知所措。我奇怪，我居然不敢用坚定的目光直直地看母亲一眼。由此看来我与母亲无法交流！

我的心血流如注了。我怕就要呜咽。酸楚一次又一次地顶上我的眉骨，但我一次又一次地强忍着压下。我希望妈能看我一眼，哪怕一分一秒一瞬间……我要夺回这块营地，我要拥有这份属于我的天然的亲情，我必须战胜心理上的障碍再打一次仗！不错，我一生都在打仗：生存仗，思想仗，感情仗，一次又一次的“战争”使我走向了成熟，但成熟并不等于不需要“营地”不需要亲情，相反，需要得更强烈。有人说，拥有了金钱便拥有了一切，可我拥有了名誉、地位、金钱，但却没有亲情，我不甘心，我永远不甘心！我猛地抬起头来注视着母亲，母亲有所察觉，母亲有些局促不安，母亲似乎也想说些什么。母亲依然端庄娴淑，母亲五十多岁头发就全白了，白得很美很宁静，母亲属于那种凄楚典雅的老妇人，看上去依然惊世骇俗。我的心跳加快了，热血直往头上涌，我就要冲破岁月



的厚壁,跨越一切障碍投入母亲的怀抱,永远永远地融入,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夙愿!当我鼓足劲儿就要投入时,却又被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拽住了,一声脆生生的童音:姥娘我回来了——

“回来了”三个字重重地敲击着我的心。

我和妈同时寻声望去,一个打扮得花蝴蝶似的小女孩站在门前,小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我,白里透红的脸蛋像春天盛开的桃花瓣鲜活鲜活的招人爱。我正看得出神,接踵而至的是姐姐。姐姐笑盈盈的脸,一见我,先是微微一怔,随之笑意倏然消失……

我全身的热量顿时降到零点,好似一股冷风扑面而来。

妈一见小女孩似乎终于找到了解脱的机会,兴冲冲地迎上去连声说:回来了,回来了。俯下身女孩脸上亲了又亲。

姐姐对妈的举动大概习以为常,并未有丝毫的感动。

冰女人似的母亲一时间变得有血有肉有感情了。我痛苦地别过脸去,心里充满了嫉妒之情。

姐姐还是那么孤傲不凡,一双眼睛给人以灵活、尖刻、富有穿透力的感觉。大概她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这双眼睛里,那双又黑又深的眼睛使你永远也看不透她深藏在眼底里复杂的内涵。那神态永远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统帅欲。这种力量来自于她的天性,来自于她的习惯。她易怒,易感,爱闹脾气,独断专行,惟我独尊。这是她小时候给我留下的印象。但她仗义,坚定,具有顽强的个性,对自己认准的事物,总会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去维护。

她目光僵硬地盯着我:二妹来了?这次敢不敢多住几天?边说边朝外望望:呀,你一来爸就杀鸡,要不要咱也沾点光?

“敢不敢”就这样一带而过,但说得剜心刺肺。横在我大脑里的那根神经又一次断裂似地疼痛。“我一来爸就杀鸡!”这话对我



来说是多么辛辣的讽刺。看来我就没有资格享受一次父女之间的天伦之乐？我咧咧嘴苦笑，无言。

姐姐对我履行了她独特的“礼节”之后，进得门来和妈攀谈着无关紧要的家常话，谈得自然，和谐。但是，只要你用心体察，这和谐中回避着一种时时可能出现的尴尬，而这种尴尬恰恰是因了我在其间！因此，我更加无所适从。

小女孩不住地看我，那眼睛和姐姐的一样厉害，竟使我莫名其妙地慌乱起来。我奇怪，在这个家我居然怯懦得无法对付一个孩子的目光。

孩子偏着头好奇地问：你是谁？我该叫你什么？

我心一动，孩子的问话给了我无限的亲切感。我说我是二姨，你就叫我二姨吧。

孩子依然不住地打量着我：二姨？小眼睛骨碌碌一转：那你就是我妈的二妹？可我为什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也没有听别人说起过你呀？不过，我有三姨、四姨，中间就是缺了个二姨。这些年你在哪里，你为什么不回来看我们呀？

我的心立刻如潮水般汹涌翻腾，眼泪如决堤的洪水滚滚而来，也许这攒了十多年的泪水竟是被一个无知的孩子不经意将“堤坝”一脚踹开而长流不止的吗？

孩子紧追不放，惊愕地盯着我：你哭啦，是我说错话了吗？你很伤心是吗？

我拼命压抑着泪水使劲地摇摇头：

没有，不是。

孩子执拗地：那你为什么哭？我想，凡是爱哭的人总是最伤心的。



我不能回答孩子的问题，我泣不成声了。

妈和姐姐停住攀谈看看我，面有难色。

姐姐一把将女儿拉过去：你怎么多嘴，不该问的不要乱问。

孩子不屈不挠地辩解：妈，客人来了应该先跟客人说话，这是你教我的。可你和姥姥只管说话不理二姨，是你们不礼貌惹哭了二姨，还怪我多嘴？

姐姐和妈对视一眼，然后看看我，神色有些尴尬。

我尽量装傻，却终于是没有装像。

窗外响起老母鸡临终前绝望的尖叫，有力的翅膀扑棱棱地拼命挣扎着争取最后生的权利。然而终是被残酷的屠刀宰断喉管静下来。我禁不住朝窗外望去，肥嘟嘟的老母鸡早已两腿一挺倒在血泊中。父亲的手上沾满血迹，神色中满含着征服后的快意。我知道这是父亲为了女儿做出了这种残酷的决定。顾此总是要失彼的。望着母鸡我不能不想到它一生的沧桑，当它终于脱壳离开母体的时候，它是带着怎样的天真面对这个世界的，它将自己交给了岁月，它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一生的心血付出，许是生了许许多多的蛋吧，养肥了别人，消耗了自己，末了还要死在主人的屠刀下。没有人为它讨个公道，没有谁对它产生丝毫的同情。临终前的嘶叫该是它之所以为“鸡生”的悲哀和哭泣？它是不是很孤独？它是不是在找母亲？我突然想哭了……

父亲提了一壶滚烫的开水将母鸡放在盆子里烫毛。小弟摇晃着脑袋，吹着口哨走进院里，故弄玄虚地惊叫：

爸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居然把您苦心经营的老母鸡给杀了，怎么舍得？

爸闷闷地回说：你二姐来了，杀个鸡油嘴滑舌啥！



三妹、四妹相继而来，听了爸的话，三个人对视一眼进了屋。大家对我的突如其来分明都有些吃惊。每个人都意外地盯着我：

二姐来了？

我强作笑脸一一应是，可我却无法掩饰内心的凄凉。是的，大家都说我“来了”，却并不加个“回”字，莫不是我过于细心而大家过于疏忽大意吧？

三妹身段窈窕，打扮入时。神态中透着一种对谁都不屑一顾的气势。那种淡泊冷漠是她独有的气质。她从不关心别人的事，只要不危害她的利益就行。她善于享受，这是她的习性。看得出她并没有更高的人生追求，随遇而安。

四妹是个很腼腆的人，她性情温和善良，为人诚实厚道。她是个永远受人尊重的人。她从不惹是生非，从不争风吃醋。她愿意用双手把欢乐捧送给别人，将痛苦留给自己。她常常在一件事物竞争的关键时刻默默地退出“舞台”，做一个无关紧要的“观众”。不知她现在或将来会不会勇敢地去做一个“演员”。她最大的优点是不得罪人。如果两条“路线”、两个“阶级”重新划分的话，她一定是个中间分子。

小弟鼓起眼睛戏谑道：嗨，二姐真洋气，牛仔裤，宽松服，看上去风流潇洒，蛮有点大家风度，想不到乡巴佬也……

姐姐不动声色地拧了小弟一把。弟弟吐吐舌头收住口。这个小小的动作被我看得一清二楚。姐姐和小弟最大的不同处是，一个含而不露，一个单刀直入。

弟弟得了姐姐的暗示忙改口：听说二姐如今是女企业家，是“新潮流”服装公司的总裁，没想到二姐也竟会成了咱们家的一个人物。唉！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如今这年头，是大哥



哭，二哥笑，知识分子坐了轿。我说“农二哥”可不可以慷慨一次救济一下“工大哥”小弟我，也办个公司什么的过过瘾？

三妹埋头擦皮鞋，突然“哧——”地笑了：你一贯要求别人救济，可我怎么从不见你有办公司的动机？

小弟不以为然地瞥一眼三妹：你还有资格说这话呀，我的救济簿上没你的名字，其结构大体是这样，大姐不要也给，二姐可能是要就要就给，四姐是逼逼就给，三姐是打死骂死也不给……

小外甥女儿凑上去：舅舅，我还救济过你两毛钱。

去——两毛钱还提。

“哧”全家都乐了。

我终于找到了参与的机会：小弟，办公司是件好事，二姐当然要帮助，不过，你搞什么项目？需要多少资金？我说这话的时候，从容自如，胸有成竹，骤然间找回了自我，高贵的尊严接踵而至。一种过来人的味道。

小弟眉宇一挑，被我问得张口结舌。随即伸开一巴掌，言明是五万，却被姐姐狠狠地瞪了一眼压了下去。意思很明白，你有这么多姐姐还求人，不嫌寒酸。可姐姐笑着说：别瞎起哄了，男子汉大丈夫没点骨气，也不怕妈在一旁听着心寒。你要能发财，当初也早不在这个家了。看你二姐人家多有志气……

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声来。这就是姐姐伤人的绝技。她历来是不动声色却能触疼你心灵深处最隐秘的地方。

我知道我不能为离家出走辩解，我得忍着，我得权当什么也听不出来。有了这点短处，姐姐是不会允许我有什么尊严所在的，得要我永远存着卑微的心态。她就是这么执著。

小弟不敢再提要钱的事。他听出了姐姐的意思，仿佛发财的



人都不正道，何况是我？

在场的人都僵住了，不再有人言语。为了打破僵局，我从旅行袋里掏出礼物，分别送给每一个人。父母为长辈先送，二百四十元一米的高级毛料各一身。姐妹们分别是一套羊毛编织套裙；弟弟是一双三百块钱的流行皮鞋。大家拿到手立刻哗然，高兴得不住地喷舌。

三妹容光焕发，终于从冷冷的面孔上涌起了一缕暖意；不错，二姐不愧是服装经理，真会买东西。

四妹看看姐姐，看看我，神色有些局促不安，看来她从不要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。我用目光鼓励她接受，四妹显出十分感动的样子接受了。

弟弟跷起脚欣赏地打量着：就是不错，名牌皮鞋我还是第一次穿，让二姐破费了，不好意思。

一时间屋里弥漫着暖融融的气氛，大家以我为中心，欣赏和评论着各自的礼物，并投给我感激的目光。我终于从深深的遗弃状态中摆脱出来，第一次感受到了亲情的和谐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情感。我为自己给全家带来的愉快而满足。同时悟出一个道理，钱能买到自尊！

然而，姐姐一动不动。见弟妹们那番兴致，气得脸色铁青，好似在忍受着奇耻大辱。

妈妈脸上平和了许多，她的目光一会儿被三妹引了去，一会儿又被小弟牵了去。似乎在感受着天伦之乐的真正意蕴。看得出妈妈内心是满足的。

爸忙着杀鸡，我没把礼物送到他手里。想他不会拒绝吧？

外甥女儿倚在姐姐膝下，嘴里嘟着指头，一双好奇的眼睛死死



地盯着我，一下子提醒了我最大的失误。我忙从衣袋里掏出两张百元票子递过去：叫二姨，拿着，让妈妈给你买新衣服。孩子睁大眼睛看母亲，手却伸了过来。

晶晶——谁让你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？不像话！姐姐厉声喝道。

晶晶猛地缩回手，吓得“哇”地哭了。

我的手停在半空中，进退两难。心里被“别人”两个字重重地敲击着。刚刚获得的那份慰藉，那份感动，顿然消失。好似刚刚牵在手中的风筝突然断线。

姐姐站起来，神态冷峻，更有居高临下之势。但柔声细气，脸上甚至还带着浅淡的笑容：二妹，我知道你有钱，甚至很有钱，钱能使你满身生辉，但是，钱不可能洗去你心中的污垢，钱不可能弥补你对这个家庭的伤害，钱更不可能收买了亲情！对不起，孩子还小，我不希望她从小就在亲情之间染上铜臭！说完借故撵掇着弟妹们出去了。

我的心布上了乌云样的灰色。手中的钱翩翩飘落，我怔怔地僵在一边，半天找不到一点意识。

母亲痛苦地喊了一声姐姐的名字，后又坐下。

一个声音传进来——

你们没有长脑袋是不是？人家有几个臭钱来损你们还有兴致领情，看看你们一个个那样子，就要穷死了，一点尊严都没有……

“噙——”的一声，我如当头挨了一棒，终于是被这一闷棍敲出了些意识。我即刻闭住眼睛，力求不使那个咸涩的东西冲出眼帘。我的心仿佛被人血淋淋地宰割下来。

果然，弟妹们不情愿地把礼物又送还给我，默然地散开去。



四妹同情地看了我一眼，无奈。

姐姐履行了她的特权，傲慢地翘起下巴；二妹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东西实在太昂贵，我们要不起。

一股热血冲上头顶，我猛地站起来。我同样翘起下巴，姿态绝不亚于姐姐的傲慢，这是岁月教给我的！我一字一顿地回敬道：

我很明白你的意思，姐姐，你接受不起的不是礼物，而是属于我的那份亲情！想不到你的这种傲慢与偏见一直统治着这个家庭，支配着弟妹们的意志。你不觉得太霸道了？说得透彻一些，你嫉妒我了，是我给弟妹们所带来的那点欢乐，而你却不能。眼下乡下人比城里人强这已成事实，你心理不平衡了吗？是的，你希望你永远是核心，所有的人都必须围着你一个人转。因此，我给家里带来的那点欢乐你都不允许。我知道对于我这次回家你没有任何思想准备。可我却整整准备了十年，你明白吗？凭什么所有的不幸都该由我来承受！我是有了些钱，但不是为了收买亲情，是因为我有了这个能力慰藉我的亲人。我并非有损人之心，这不是我的为人，姐姐。你把我看得太庸俗、太猥琐、太卑下了。你不要以为我没有道义，没有良知，没有感情。我有，我比你更强烈！可是，是谁把这份感情毁了的，是我吗？我愿意吗？岁月难道就没有告诉你些什么？告诉你，我这次回来不是乞求谁，是因为这也是我的家！我同样是父母体内血液的支流，我一样都没有比你少，我们是平等的！我还要告诉你，你们比我优越是因为你们乘父母的树荫，乘父母的树荫荣耀的人才可怜！你说得不错，我是有志气，我没有资格接受任何人的资助这是你的本意。可我就是靠自己的硬拼硬挣，受到了社会 and 许多人的尊敬。这你没有料到吧？对不起，我冒犯你了，姐姐，既然你不允许大家接受我这份心愿，我也不能强加，谢